

小說組  
優異獎

何杏園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13 年度畢業生，副修文化研究；《字花》助理編輯。有時寫詩有時寫小說，一概寫得很慢。



## 樓 梯

我每天在樓梯上看着相同的面孔重重複複來來回回，我一直知道，那些面孔沒有多少是真正重複的，只是轉換的速度過快，差異遭到磨平，似曾相識的錯覺省卻重新辨認的手續。

我打從一出生開始，便住在這幢似乎隨時會倒下的大廈裏。我很小的時候走在它的樓梯上，便已開始覺得它很快會倒塌，但一直維持着相同的狀態，疲憊而又不會倒下，似乎那是能夠維持直到永遠的。

大廈樓高十層，沒有電梯，樓底很高，樓梯便注定比別人長。所有的住戶無論甚麼年紀，都必須跑一條比其他大部份大廈要長一點的樓梯，沒有捷徑，也沒有更省力的方法。

樓梯總是昏昏暗暗的，面對梯級的大門永遠緊閉，密不透風而黝黑的鐵門，孔武有力地恫嚇純粹過路的人。小時候的我，經常幻想門會突然被粗暴地打開，裏面走出一個不懷好意的人，無聲無息

地捕捉經過的人。

沒有人被捕捉過，大廈也沒有神秘地少了住客，反而無聲無息地不斷塞進更多的人。每次我領着阿路走過樓梯時，他都會不自覺地皺起眉。

「不過短短一兩分鐘，為甚麼沒有一刻不和別人肩擦着肩？」他曾經如此抱怨。

大廈已經很殘舊，梯級深沉得接近黑色，沒有被過多的腳步刷白刷亮，污垢緊密地黏在不同的角落。我領着阿路走過八層樓梯，他總是很好奇究竟走廊內的單位在幹甚麼。我對於自己在長大以後根本沒怎麼進入走廊後的空間感到難於啟齒，有時候也對大廈的用途、來往的人過於複雜而尷尬無比。

\*

\*

\*

梯級其實不特別厚或特別高，但總在每個成長的階段都令我產生恐懼。

我剛進小學時，每天都要沿着樓梯起碼來回一次，才能完成上學和回家的動作。那時的我腿很短，總要用力的跨，才能踏穩每一級樓梯，便覺得每一梯級都在取我的性命。因此，我很怕放學的時間太快來臨。

後來我上學了沒多久便認識了住得比我還要高一層的姜美，她是新搬進來的，我媽媽和她媽媽很快混熟了，每天總會四個人一起回家，我有姜美的陪伴，走樓梯的過程不再那麼沉悶，也就不再如此痛苦。

我們總會在走樓梯的時候交換同班同學的壞話，有時暗暗較勁，看誰首先喘氣，誰腳步比另一人遲緩。我也會偷聽我媽媽和她媽媽的對話，以致和姜美說話時往往顯得心不在焉，她便會取笑我回話的反應太慢。

兩個母親的對話跟電視劇裏聽到的相差無幾，有時也像電視劇到了高潮時的對話般，動魄驚心。但我已無法記憶哪些是我媽媽說，

而哪些是姜美媽媽說的。

「他昨天回到家就跟我說他把薪水輸了一半了。」

「那你還有和劉太她們搓麻雀嗎？」

「聽說她是二奶，不要以為她真的是獨居。」

「總有一天我會離他而去，找另一個男人。」

「有甚麼好怕的？回到家便把他宰了吧，不能留的。」

有時候她們也真的在討論電視劇，而這些時間也好像比較多。討論電視劇的時候，也就是她們最認真投入、最有感情的談話時間。

「那個樂天被人綁架了，匪徒又十分兇狠，殺人不眨眼的，我看得手腳冰冷！」

「據我說，兇手一定是他那個孿生的弟弟！」

「我早說了！男主角真笨，有甚麼理由不報警呢！」

「殺人魔戴着口罩出場時最恐怖，我都整晚發着噩夢！」

有時候我很渴望樓梯的長度再加長一點。聽她們在討論這些話題時七情上面，彷彿自己便是裏面的主角，我便感到非常愉快，她們亦因此而忘記了我們。我可以擺出很粗魯的步姿，或是和姜美賽跑，她們都顯得很放心。當然，只要她們愈陷入劇情，她們便愈不能自拔，我也就每天晚上可以用陪她一起看為藉口，追看每一齣電視劇集。

樓梯的長度往往不足以讓她們把觀劇報告完完整整地交換，所以每當她們未把一個話題談完，而樓梯又已走完時，便會在我家門口多站一會兒，把話題完結後才各自回家。每次話題延續的長度都不相同，有時候可能會長達半小時，我和姜美便自行發明遊戲，包括想像出一些異境，一同扮演異境中仙子或公主，創造單單屬於我們的劇情。我們試過一同在森林內冒險，打敗了一個滿身烏氣的巫婆，也試過聯手殺掉一個過份漂亮而驕縱的公主，監禁了她的王子。當我媽媽和姜美媽媽終於把話說完時，我媽媽總會跟姜美媽媽補上一句：「有空來我家搓麻雀。」

但這個邀請至今仍未實現。我媽媽根本不會搓麻雀，家中也沒有麻雀檯。甚至，姜美媽媽好像由始至終也沒有在我們家作過正式

拜訪，我媽媽也沒到過姜美的家，會經常進出我家的人是姜美，每當我感到異常沉悶無所事事的時候，她便會出現，瘦弱矮小的身體站在我家那疏着幾條無用鐵枝的大門外，輕快地敲着我家的門喚着我的名字。

我從來覺得姜美的敲門有着一種獨特的節奏，我想像她的手指像在彈着鋼琴般輕巧躍動，於是我便能輕易地辨認出姜美的拜訪。但我媽媽後來推翻我的假設，擺着一副冷漠而充滿智慧的表情說，「你不過是聽到了她下樓梯時響亮的腳步聲，」樓上的住客寥寥可數，姜美甚至是唯一的一個小孩，當屬於她，輕巧的腳步聲由上而下漸漸迫近之時，我根本用不着猜測來者是誰。

樓上那唯一的小孩要來按門鐘，想進入我的家。

姜美來按門鐘通常是因為她想和我一起做功課，我們是對方打發悶得發慌的下午最好的同伴。那是我對於姜美常常來訪我的家的解讀，但我媽媽一直嘗試改變我的看法，「姜美的媽媽要外出，她不能讓姜美自己一個待在家中，才讓姜美過來由我代她監看姜美。」

有時候姜美也會代她媽媽給我們送來禮物，多數是一些能吃的東西，例如她媽媽弄的糕點、超市在推銷的新式食品，我媽媽總是禮貌地立即打電話給姜美媽媽推辭一番，姜美會繼續留下來直至晚飯的時間或她媽媽來電催她回去。

我對後來姜美和我之間的事已無法記得清楚，但我記得我和她其實一直就讀於同一所小學，甚至後來也升上了同一所中學，但我們在往後的日子再沒有任何交流，各自流向不同的圈子去，彷彿我們並不認識。

姜美和她的一家在這裏住了很短的時間，便從我們的上層遷走了，確實的原因我並不清楚，只知道她們一家其後遷居過多次。但很快的，他們獲得了一間公屋，在市區裏的公屋。有些人花光一輩子的運氣希望得到的，在市區裏的公屋。

那天姜美和她家人一起沿着搬運工人們的汗濺過的樓梯，徐徐離開這幢殘舊的樓宇。樓梯的天窗滲進了厚重炙熱的陽光，當姜美下着樓梯的時候，陽光跟在後面配合她興奮的步姿和說話的聲線，

灑在她身上。她不知道我在家中的門縫看着，並且牢牢記住了這個畫面，後來有好一段時間在學校的作文功課上都忍不住加入了「蹦跳的蝴蝶」這些濫俗的描述。

每天下午四五時開始，樓梯便會開始嘈吵，孩子們帶着過份喧嘩從樓梯的最底部慢慢掩至。那是自從大廈漸漸搬入了愈來愈多的家庭開始的。也許已經是幾年的事了，每星期也有赤裸上身的工人，拖拉着沉重的傢具組件，走入不同樓層的單位，有時候同一單位竟在一個月內有幾次的搬運工程。那些孩子便是由新遷進來的夫婦拖拉着帶來的。

一個叫加進的名字是他們永恆呼喊的對象，我已經聽過不少次他們在跑動時叫着這個名字，也許那人是孩子們的首領。阿路對他們很感興趣，總是帶着欣賞的眼神看着他們，「他們淡化了這些舊樓給人的危機感。」

我總會在他們擾攘時，把大門重重地關上。

記得姜美遷出以後，我過了一段時後，又認識了另一群住在低層的小孩。那時我的年紀已足夠讓媽媽放心給我自己一人出入大廈，或到樓下的便利店和報紙檔買些需要的東西。我便開始常常找個藉口替媽媽買東西，然後會合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在大廈的內部冒險。

每層樓梯的兩旁都有兩個單位，然後是一條比樓梯還要陰暗的走廊，連接到大廈中間的天井位置。圍着天井每層都有數不清的單位，基本上除了住在那兒的人，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人會記得那兒的結構，哪一條走廊能通向哪一邊的出口，哪個方向又能通向另一幢由走廊接駁的大廈。也沒有人會有興趣在天井逗留多一會兒，當作看風景之類的。天井的最底部是一片不斷在脹大的灰黑，已經沒有人能說出那些東西實際上是甚麼，其實只要你能說出的棄置物，都有可能在天井底部找到——假如你有能耐成功進入底部。傳聞中被扔得最多的是未成形的胎兒，少女的胎兒，而我便親眼目睹有人把家中死去的貓和金魚隨手扔入天井。每晚也必然會有一兩戶人家走出家門就向天井傾倒當晚的剩菜，一群只懂吱吱發聲的老鼠會準

時從各處跑出來，圍上剩菜便快速地吃起來。緊隨而來的，是肢體尖銳地刮着木材，崩緊而排山倒海的聲音，聽到的人都說毛骨悚然，令他們惡夢連連，只得在晚上更加緊閉門窗。

二樓的天井處住了很多南亞來的人，他們都是一家很多口的屈居在角落處的單位內。他們有時候會把門打開，我們喜歡悄悄地走近他們的家門，瞧瞧裏面有甚麼，究竟他們在家中是如何生活。但那些都是我們給自己堂皇的藉口，我們不過是想要比賽誰最能夠忍受他們屋內傳來的味道。那是一種塵埃的味道——雖然我們中間沒有人知道塵埃真正的味道如何。但我們知道，只要他們隨便一家人把門大喇喇地打開，一陣潮濕而混濁的味道便會慢慢覆蓋走廊，不一定很臭，只是怪異。曾經有同伴吸了幾口後哮喘發作，他把一切抵賴為屋內傳出的味道藏有太多的塵埃，也成為我們日後用來取笑那群南亞來的人的砌詞。

我們曾經打賭，誰在捉迷藏的遊戲中輸了，便要隻身走進天井的底部，查探那團烏黑究竟是甚麼，順道在那兒找找有沒有我們錯失了的寶藏；也有人提議輸了的人要去敲南亞人家的門，向他們求點吃的，以便證實他們的食物是否就是他們家居以及身上的異味來源。

很多頑劣的小孩都是勇敢的，但那些勇氣並沒有落到我們這一群的任何人身上。所有這些打賭最後都只變成了欺負最弱小一個的惡劣念頭，沒有比他強的人要承受懲罰。

後來有一次，我和那群朋友一起玩捉迷藏的時候，被一個同伴遺棄在陰暗的樓梯上，繼而被一群中年男人的巨大的影子包圍，你一言我一語地不知向我說了些甚麼，也不知是誰開始伸手捏我的臉，粗糙的手指擦痛我漲紅的臉頰。

「你怎樣自己一個人在這裏遊蕩啊，很危險的啊你知道嗎？尤其這裏這麼多阿差！你怎麼知道他們會對你幹甚麼啊，哈哈哈哈哈！」其中一個長着大鼻孔的中年男人如此對我說。

他的同伴聽完了他說的話後，用不屬於他們聲線的頻率發出令我非常不安的笑聲，和應着他的話，一同下樓。我僵在原地，依然

感到自己被一群巨大的影子包圍，無力衝破。腿部發軟，我開始流淚，緊緊抓住欄杆向上爬，夾着暈眩逃回家中。

自此我再也沒有跟遺下我的同伴說過一句話，也開始慢慢的疏遠那一群玩伴。也沒有人來找我詢問原因，似乎一切都理所當然，也似乎他們並不介意多一個或少一個玩伴。我很快又在學校裏和另一班同學混熟了，每天都興高采烈地和他們玩耍，便把大廈裏的玩伴忘卻了。

我告訴阿路，除了天台，愈高層的住戶愈純粹，他們是安全的住客。我彷彿害怕阿路會掉頭離開。當我由小學向大學爬升，身邊的同伴所住的層數也愈來愈高，再沒有誰需要爬樓梯才能回家，他們的大廈內居住的人輕易便能分類，衣着永遠鮮明潔淨。每當我到阿路的家時，必然要在華麗的大堂攤開我的證件，不被信任地被人要求我簽上名字，守衛眼中的不耐煩是質疑我到訪目的的最好證明，雖然我每次都有點難受，但守衛從我表情看出的，一定只有畏縮。

——我只是經過那條污跡處處和異味濃烈的樓梯，但如此短暫的時間是不會把任何這些沾到身上的。

我差點衝口而出，跟那掛着不懷好意的笑容的守衛說。不，我說話的對象應是阿路。這句話是應該說給他聽的，當他剛與那個要下樓、滿身香料味道的南亞人擦身而過後，緊緊皺起眉疑惑地看着我的時候。

\*

\*

\*

沒有幾個玩伴和我一樣由那時一直居住到現在。當然我不會認得他們的樣子，他們長大後也就不過跟街上來來往往的年輕人差不多樣子，正如我每天在來回大廈時所碰到的面孔一樣。有時我差點以為我終於碰上長大後的玩伴，過後卻發現那人不過是來送外賣。

反而和我一樣一直居住在這兒的，只有那幾戶南亞來的人，我不能分辨他們究竟是來自哪個家族，也記不起所有成員的樣子，但

總會記得那幾個兒子。大廈的一樓有個小平台，放置了一排排整齊的信箱。偷看別人信件上的名字是我小時候的習慣，我差不多可以背誦住在我同層的收信者的名字。那些信箱雖然排列整齊，但大多都不能上鎖，或是蓋子不能合上，我要把信拿來看看是輕而易舉的事。試過多次，我想拿信，但未走到信箱前，已嗅到強烈的味道，那是屬於尿液的酸臭味，並且必須經過風乾和濃縮。

有幾回母親回到家中便喋喋不休地投訴，有人在信箱前小便，那些酸臭的尿味附了在信件和鞋底，即使走了八層回家，味道也絲毫沒有減退。她甚至一口咬定是那個滿臉鬍子把頭包得緊緊頂着大肚子的南亞人所為。

「他有八個兒子，」媽媽嘗試拿出證據。「太多的兒子讓他沒有一刻能夠好好把小便完整地排出。」

我確實曾經見過他們在信箱前排便，但並非父親，而是兒子。那次我在很早的時分下樓，信箱平台還有光管亮着，他們二人穿了一身白色和黃色的長袍，裹着全身，背對着街巷，也背對着我。當我還有半層樓梯便走到他們身邊時，他們急急轉身過來，掛着若無其事的表情，身上的長袍絲毫不動，就這樣在我面前走開了。一陣強烈的異味便傳了過來，隨着他們的移動方向。地上有一攤新鮮而不斷向下層梯級流動的深黃色液體，像一條引路的線。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踏在線上，同時用力捂着鼻子，逃避一切可能附在身上的污垢質感。

「低層除了住了很多南亞裔，是否還有其他……不太普遍的租客或用途？」阿路總是在觀察走過的人，我知道那不是單單出於好奇。

在我差不多升上中學的時候，低層突然多了些怪異的彩色光芒，是裝在上面的異色光管所發出，每當有人的面孔被異光照到，便能浮出平日掩藏起來，不可告人的表情。裝上光管的單位圍攏着走廊的開端，敞開着大門，任何過路的人都能清楚看到裏面有幾間小房間，各自緊閉起沒有厚度的空心木門，門的正上方又裝了個小燈泡，時亮時暗。

美豔的女子會準時走進小房間中，她們都喜歡穿着鮮豔而不講求品味的廉價衣服，通常是大紅的印花，或閃亮格網和仿皮。她們帶來了大紅的花，也帶來了很多相貌相近但永不重複的中年面孔。當我認知了那原來是色情的場所以後，每當我經過有光管的層樓，便會生出某種恐懼——雖然我明知道不會有任何危險。她們都在默默地守着某些我不能明白規則，她們會盡適當的責任減低影響，不過這是很後來才發覺的事。——我會閉着氣然後用不超過五秒的時間走完一層，同時避免和那層出來的任何人有眼神接觸。這樣的習慣一直維持了整個初中。

陌生的男人們仍然會來訪，但現時的異色光管已經不再張揚，熱鬧的時刻也只集中在傍晚，豔麗的女子不再在樓梯上招搖，回到室中默默地守候來訪的熟客。

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向阿路坦白道出這些樓層的實際用途，我知道他假若知道了的話，可能不會再來，他懼怕在他眼中看為罪惡的事。所以我避過阿路一切好奇的眼神。

阿路在我家逗留後，總會要求我陪他在附近的區域多走一會，順道把他送到乘車的地點。繞過我住的大廈（其實是大廈的正後方），就是寬闊的海旁。前往的路是灰白的瀝青，四周是來來往往而從不停下的貨車，寥寥可數的樹木和沒有顏色的草。入夜後青蛙閃閃發亮的眼睛會從石磚的背後若隱若現。但海是實在的，無論夜有多深，粼粼而起的光和帶點腥臭的海水不會向我們隱藏。

「想不到你家的後方竟有這樣的地方，我以為那是豪華住宅區域的專利。」阿路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驚嘆着。我微笑。那是我和阿路之間最和諧的時刻。

\*

\*

\*

近來我不斷在夢中重遇姜美，那長大了的姜美，跟我最後一次在中學裏見到她的時候很相似，背後仍掛着那不疲倦的陽光，只是比從前更豔麗，帶上迎合潮流的媚態。早上醒來以後，走到街上，

斷斷續續的以為真的重新遇到了姜美，（甚至以為在我大廈出沒的幾名妓女其中一個是她），但原來她們都不過是有着和姜美差不多樣子和打扮的人。

在我開始夢見姜美的不久之後，幾街之隔其中一幢和我所住的大廈差不多年紀的唐樓忽然在中午倒下。那是中午間最寧靜的時刻，樓內的老人都在睡午覺，孩子和成年人不在，忙着在電話間傾談的外籍傭工也不在，很少人在交談，只有倒下時隆隆的聲音最響亮。相鄰的大廈開始傾斜，專家說是連鎖效應，相鄰的大廈必然互相影響，況且幾街的地基都相連在一起。

樓梯中開始多了氾濫的名片，都是來收購的經紀的所遺下的。我領着阿路下樓，一直低頭看着名片上的名字，就如我當初在信箱偷看別人的名字的一樣。突然，我瞥見一張寫着姜美的名片，那是真真實實的姜美，姜美不再只在我的夢中出現，是突如其來的再次回歸這幢大廈。

她出現在大廈的大門前。不動。像在守候甚麼人。是的，她是姜美。我肯定地告訴自己。

「姜美。」

我在她身邊低聲地呼喊了她一聲。那是我預計之外的行動。阿路微微一呆，隨着我的腳步停下。

「你是住客嗎？要出售單位給我們了？」她輕盈的語調略帶急速，是專業而令人安心的口吻。「不，我不認識你。」阿路沒為我提供任何協助，站得遠遠的，盯着在我身前的姜美。

我匆匆從她身邊走開，趕到阿路身旁。「她有向你詢問過收購的事嗎？」阿路只拋出這個問題。「你知道她的名字。」我只能夠想起姜美黑色的高跟鞋和窄身套裝。姜美。

那次是阿路最後一次到訪我所居住的大廈。我知道，在他臨走前，他在信箱前拿了一張因過份潮濕而變得軟垮垮的名片。

## 得獎感言

感謝城文獎延遲截止日期，感謝評判的閱讀和討論，也感謝城大一直舉辦城市文學獎鼓勵創作和提供參賽/發表的場域。

## “ 評審意見

### 李黎女士

這篇小說的主角其實就是「樓梯」所在的這棟大廈。而這棟帶着神秘氣息、陳舊到「似乎隨時會倒下」的大廈，其實就是整個城市的象徵：複雜而疏離的居民，擁擠又荒涼的氣氛，文字經營的種種意象到了後來——尤其描述到中庭的垃圾堆「一片不斷在脹大的灰黑」，已經有了超現實的意味了。

從漫長到幾乎詭異的樓梯，寫到只有樓梯的大廈與不需爬樓梯的電梯大廈的對比（對立）帶出了城市的「階級」，也帶出「我」與「阿路」（男友？）的疏離——因為他倆屬於不同的大廈/階級/社群。他們不可能在一起。

童年鄰居好友「姜美」離開了樓梯，離開了大廈，離開她原先的社群階級，以比大廈居民「高級」的陌生外人身份姿態降臨，作收購（其實就是拆除、湮滅她的故居與昔時記憶）的幫工（幫兇？）。姜美已不認得（不記得？還是記得但不願相認？）童年友伴，她與「阿路」是一類的人了。結尾的曖昧（阿路取的是姜美的名片？）很有趣，讓故事立體化了。「姜美」這個角色也有豐富的象徵性。

全知觀點的敘述，幾乎沒有故事線，因而很難掌握結構，但還不至於鬆散，至少圍繞着「樓梯」的那種氛圍是帶出了，而且越來越稠密不散，直到最後那點睛之筆。

”